

禮疏求諸野

——宜蘭方言調查紀行

五月底，爲了調查宜蘭方言，筆者特地前往宜蘭，進行了爲期四天的田野工作。從文獻記錄及初步調查的結果，知道宜蘭方言，和老基隆、萬里、老金山一樣同屬於漳州腔。但爲系統的了解，仍需作一番田野調查。

臺灣的閩南話，就全體而言是漳泉音的混合，北部偏泉，南部偏漳，而東北部方言則保存濃厚的漳州腔，正如鹿港方言保存濃厚的泉州腔一樣。

但就個別方言而言，臺灣沒有純粹的漳州音也沒有純粹的泉州音。筆者已於今年二月間進行鹿港方言調查，發現老一輩的鹿港人已經不能說純粹的泉州話（嚴格說應該是晉江話，鹿港人自稱是晉江人後裔），年輕人更是急速地受到其他地區的影響。東北部的漳州腔，自基隆以北，由於都市的膨脹，觀光客的進出，也正急速的喪失其方言的特色。我的中學時代住在萬里，學於基隆，那時聽到基隆、萬里、金山的同學，「食飯配鴨卵」都說成 tsia¹ pu² p² uei² a² du²，把臺灣優勢音的 pu²（飯）說成 pu²，du²（卵）說成 du²覺得很奇怪。但是十幾年之後我再度回到

基隆、金山，年輕人已經改說 pu^2 (飯) du^2 (卵)，受到優勢音的同化了。

所以我很希望了解宜蘭方言受到優勢音同化的程度如何？也就是說，宜蘭的漳州腔到底混入多少泉州音？這種考察，若不是經過系統的田野調查，只憑和宜蘭人漫談的印象是無法掌握的。所以一定要到當地用預製的調查字表，逐字請教，才能真正了解宜蘭方言的特色。

九五%純漳腔

五月二十六日，帶著調查字表，抵達宜蘭的羅東鎮，一下車聽到悅耳的宜蘭腔，使我回憶起二十年前的少年時代，我的同學，鄰居們說的正是這樣的腔調，覺得倍感親切。

由於我的調查包括讀書音在內，必須找到一個稍具漢學根柢的老先生才行，傳統教書先生的所謂「漢學仔先生」已經彫零殆盡，目前讀過私塾，根柢不錯的老先生亦已在八十歲上下。但是就連這樣的老先生都已很難訪求。這是我的調查工作難以進行的緣故。

透過錦賢兄尊父黃茂庚先生和羅東高中林志煌學長的共同引見，認識了羅東鎮耆宿黃春亮老先生。白髮皤皤的黃老先生，雖然年逾八十，身體還很硬朗。當他了解我的來意之後，十分高興，一口答應了我的要求。

第二天開始，我們進行了兩天共十餘小時的調查。這樣漫長而無味的逐字問答，對於八十餘歲的老人而言，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，而黃老先生依然硬挺著腰骨接受我的請教，實在令人抱

歉而感動。

經過系統的調查，發現宜蘭方言保存了百分九十五的漳州腔，只有百分之五受到北部優勢音的影響，而被泉州腔同化。但其程度遠比基隆爲輕。前述「飯」「卵」等「十五音」屬於「禪」(ㄌῑ)韻的字，宜蘭仍保存 *puī, duī*……。嗣後我再調查宜蘭文化中心林焰瀧，頭城的書法家游藤先生(六十餘歲)、邱水金老師等五、六位三十餘歲的年輕人發音，都沒有發現受到其他地區的影響，比起基隆來更接近純粹的漳州音。但「十五音」的「薑」韻字，比如「和尚咬薑」的「尙」「薑」，南部偏漳腔仍然保存 *siɿ, kiɿ*，宜蘭已經變成 *siu, kiɿ*，受到北部優勢音的影響，被同化於泉州腔。這一點基隆、金山的情形也一樣。

虛構的宜蘭縣誌語言篇

第一天調查完畢之後，羅東高中的黃文棟老師熱情地影印一份「宜蘭縣志人民志語言篇」(一九六九年)給我。作者是已故的廖漢臣先生。漏夜讀完廖先生的大作，使我非常驚訝。

廖先生的「語言篇」所用的音標是國語推行委員會改造國音字母所設計的符號。用什麼標音方式，在語言學上並沒有什麼重要的意義，但是廖先生的標音非常混亂，同一個音，一下子這麼標，一下子那麼標。這當然也因為「國語會」的那套音位系統不合理，更顯示廖先生對於標音方式的不夠熟悉。連這樣基本的素養都沒有，大膽執筆「縣志語言篇」簡直難以想像。

最嚴重的是廖先生根本就沒有經過田野調查。他只知道宜蘭方言是漳州腔，便從日本人的著作中抄襲了漳州腔的詞彙，把假名符號翻成注音符號，於是便認定這就是宜蘭方言，大言：「本縣之語言，亦屬漳腔，聲調雖異，但特有之方言不多……茲依音表之順序，轉錄若干日常用語於下，以示本縣語言之殊異，或可藉以保存其音於將來歟。」（六十頁）

經過求證，事實上宜蘭方言並不是像他的標音那樣的「漳法」。比如上述的「薑」韻字，宜蘭都已泉化，廖先生還標成漳腔。至於其他許多宜蘭方言保存漳腔的，廖先生居然標成廈腔，有些音根本不是閩南語，不知是那裏的方言，至於宜蘭話的特色則一句話也沒點到。這樣的隨意製造歷史，還希望「藉（此宜蘭縣志語言篇）以保存元音於將來」，未免太令人咋舌了。地方志的編纂本質上應該根據田野調查，沒有調查便閉門造車，難免欺世盜名之譏。

當我把這個事實告訴宜蘭人，宜蘭的有識之士十分憤怒，都希望宜蘭縣志能夠重修，還給宜蘭方言的真面目。

只有文物沒有文化

調查完黃老先生的發音，便直赴宜蘭市訪問文化中心拜訪林焰瀧先生，目的是想了解宜蘭中生代的語言。由於林先生是博物組長，所以在調查進行之前，林先生帶我參觀文化中心的民俗文物館。館中收藏的古物十分豐富，顯示文化中心曾經下過很大的工夫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所有品

名都不記「土名方音」，有些記的是通名，有些普通話沒有名稱的便另命新名。宜蘭的文物在宜蘭展出，又不是在外地展出爲什麼不記「土名俗音」？全省各地的做法都是這樣，實在不可思議。難以抑制失望之情，我不禁說出了一些初見面不該說的話：「每一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生活文化，這些生活文化是用語言來表達，並且記錄於地方文學，尤其是口傳文學之中。現在貴館收集了文物，不記土名俗音，年輕人如何把這些文物和口傳文學中的文化聯繫起來？這樣的做法是只有文物而無文化。」所以我建議在每一種遺物上加注「土名俗音」。林組長和組員簡小姐聽了不但不介意我的失禮，反而表示我的意見言之成理，實在令我感動。

我這番話的確是語重心長。光復以後，先是臺灣文物、文化不受重視，破壞殆盡。這幾年稍重視文物的保存，而對於抽象的文化仍不稍加重視。具體的文物，千百年之後可以從地中發掘出土，但抽象的文化若是不刻意保存，必將隨著西風被吹逝得無影無蹤，而這種工作今天不作，明天就來不及了。

雄壯溫婉的古老歌仔戲

爲了錄一些口傳文學資料，林焰灝先生特地帶我到羅東公園老人館去。公園內擁擠著成千成百的老人，有的聊天、有的說笑、有的唱歌、有的吹簫。公園一角正在演歌仔戲，老人館外一羣來自多山鄉的老人也正開始準備唱正宗歌仔戲。趁戲未開鑼，我找到一位年近九十的黃老先生錄

一段歌仔，另一位七十幾歲的老太婆搶著爲我唱一段採茶歌，先前我以爲河佬人的採茶歌都是學自客家採茶歌的，沒想到河佬人也有這樣優美的採茶歌，一剎時覺得自己好像置身於古老的鄉間一樣。這些老人熱情的對待我這個年輕人，彷彿是自覺這優美的音律即將成爲絕響，欣盼得到傳人。

錄完了這兩位老人的老歌，我移到那班正在奏唱正宗歌仔戲的樂團。當老人們知道我在錄音，奏唱得更加起勁。一位陶醉於「撲拍」(p'a²¹ p'ik²) (打拍板) 的老人特意把他的「拍」(竹製拍板) 移到我的錄音機旁，好使他的「拍聲」更加響亮。看到他「撲拍」時那種陶醉的神態，可以想像他是如何快樂。

正在錄音的時候，一位老人看到我站著，搬來一個板凳請我坐下，我恭謝一聲，由於太過陶醉於歌仔戲，也沒注意到是誰搬椅子給我的，現在回想起來覺得老人的熱情令人感動。老人樂團的歌仔戲和我們平常在電視上看到的歌仔戲太不相同。楊麗花的歌仔被稱爲「電視調」，大部分是新調。過去有人說歌仔戲唱的是「哭調仔」，非常不雅，光復以後這麼多年，經濟生活好轉了，不能再哭了，所以要改。我也曾經覺得有理。所以起先聽到羅東公園老人們的歌仔戲還以爲是北管，不是歌仔戲。但是老人說，這才是古老的正宗歌仔戲。仔細品味，覺得這種古老的歌仔戲，揉合了北管的雄壯和南管的溫婉。不覺間眼淚掉了下來。啊！「雄壯而溫婉」。這才是臺灣傳統的藝術精神哪！而這樣的藝術精神現在怎麼瑟縮在老人館中呢？

過路的年輕人以奇異的眼光看著老人樂團在演奏。他們那種陌生、稀奇、怪異的眼神，不只

顯現時代的鴻溝，更是民族的鴻溝。經過長期的被殖民地化，我們這一代已經被改造成另一種民族了。傳統精神淪喪殆盡，使他們以異族的眼光在看待自己的民族音樂。

比起那些過路的年輕人，我自覺好不到那裏去，因為這些老人們唱的什麼，我聽不太懂。他們這些業餘歌者不能像職業歌者那樣把曲詞「拗」(an) 到和語調完全諧合，固是聽不懂的一大原因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有些詞彙已經在我們這一代失傳，即使我這樣的研究者都無法了解其意義了。想到這裏不禁覺得自己十分羞恥而悲傷，歌仔戲本是臺灣河佬系人民的精神糧食，本質上是一種白話文學，我們的上一代當然是聽得懂的。為什麼只隔一代，我們就聽不懂了呢？再看我們的下一代，他們只聽得懂簡單的日常臺語會話，甚至完全聽不懂，更無法欣賞歌仔戲了。語言是文化的根，語言被消滅，文化如何能夠傳承下來？歌仔戲之將成為絕響豈不是必然的命運嗎？

夜幕低垂，老人們紛紛離去，我收起錄音機，拖著疲憊的身子，懷著一顆羞恥而悲傷的心，擠向熙攘而忙碌的人羣，踏上歸程。心想我們這一代，少年人為升學而忙，壯年人為賺錢而忙，到底是忙著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弟塑造成什麼樣的民族？

(原載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自立晚報副刊。再版增訂)